



泉州印象

□张东伟

来泉州之前,我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仅停留在历史课本里的几行描述。作为一个北方人,看惯了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和长城内外的苍茫雄浑,对于东南沿海的这座城市,我总觉得隔着一层朦胧的面纱。直到今年,我踏上这片土地,才终于可以用脚步丈量它的街巷,用心感受它的脉搏。

初到泉州,最先迎接我的是一种湿润而温暖的气息,那时街道两旁的刺桐花正开得热烈似火,仿佛整座城都被这抹红色温柔地包裹着。当地朋友告诉我,刺桐花是泉州的市花,过去本地人还将它的盛开时间作为一年开始的标志。这种与自然节律共生共荣的时间观念,与我熟悉的以节令为纲的北方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在泉州博物馆里,我看见过这座城市的“成长轨迹”——从晋代中原人南迁,到唐宋时期成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,历

史如同晋江和洛阳江的流水,在这里汇聚成波澜。我发现泉州的气质不像北方历史名城的庄严厚重,反倒多了一份面向大海的开放与包容。有别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记录着皇家威仪与民族融合,泉州的开元寺、清净寺、关帝庙比邻而居,诠释的是另一种多元宗教文化共生的智慧。

漫步在中山路,我惊异于这里的联排式骑楼不仅保存得如此完整,还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。不同于许多地方的古街变得商业化,或是被“搬”进博物馆里收藏起来,这里的古街巷始终保持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穿梭其中,我更惊叹于现代工匠使用清代、民国时期的旧砖瓦、老构件,通过重现出砖入石、蚝壳堆

砌等传统工艺,让历史建筑保留了“形”,更传承了“神”。我有时会忍不住将泉州与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对比,渐渐发现泉州的街巷、建筑更多展现的是海洋文化的开放与灵动。不似北方的古建筑讲究中轴对称,等级分明,泉州的古街巷大多数是依地形自然延伸,当中的不少古建筑还是中西合璧,充满了实用主义的智慧。

离开泉州前,我登上清源山,俯瞰了这座被刺桐花环绕的古城。夕阳西下,古城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,现代高楼与红砖古厝交相辉映,让这座城市显得既古老又年轻。我忽然想起一位友人的话:“泉州这座城市,就是一朵花啊,一朵古色古香又活力四射的刺桐花。”是的,泉州的气质就藏在这古今交融的和谐中,藏在开放与坚守的平衡里。它不似北方城市的庄严整肃,而是以一种更加灵活、包容的姿态,在传承中创新,在守正中出奇。这种气质,或许正是这座千年商港至今仍焕发勃勃生机的精神密码。

泉州,这座“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”,以其独特的海洋气质和开放精神,就这样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
信任就像一张纸,皱了就
难以抚平,但比修复更重要的是
是从一开始就学会珍惜。

食事

冬食墨鱼

□林展华

有海的地方,常见墨鱼的身影,冬日是这种海鲜积蓄养分、肉质肥美的时节,也是品尝它的好时候。此时闽南沿海所产的墨鱼更是滋味鲜美,就连它腹中的墨囊都比其他地区捕捞的墨鱼更香。

提起本地墨鱼好吃的原因,老一辈的渔民常提起一个传说。故事发生在明末时期,当时被誉为“闽海才子”的黄道周钟爱书法,夏日经常带着文房四宝到海边的石桌练字,离开前还会用海水清洗毛笔和墨砚。海里的墨鱼嗅到墨汁的独特香气,纷纷成群结队地游来“畅饮”带着墨香的海水。久而久之,喝过黄道周洗笔砚的海水的墨鱼,一只只长得又大又胖,就连它们所孕育的后代亦是如此。故事流传开,人们认为是那股墨香融进了墨鱼的墨囊里,才让本地出产的墨鱼滋味变得格外好。

但烹饪墨鱼不是容易的事,若是不懂得处理手法,一旦弄破墨鱼肚中的“黑烟”,会让烹出来的菜肴变得黑乎乎,味道还带着苦,不易入口。不过泉州人自有烹调这种海鲜的妙招,做法也是多种多样,比如红烧、爆炒、清蒸或炖汤,还可以将墨鱼绞成浆做丸子,也就是本地人常说的“花枝丸”,还有一种闽南地区特有的墨鱼做法是熏制,做法并不难,只需在铁锅里铺一张锡纸,往纸上撒一小把红糖,还可以加少许茶叶增香。接着在锅内摆一个蒸架,把墨鱼放在架上,最后盖上锅盖,用小火慢慢熏。待闻到浓郁的香气飘出,关火取出变成棕色的墨鱼,就可以直接切片品尝了。这道菜也常作为冷盘出现在闽南人待客的宴席上,吃的时候蘸些甜辣酱搭配更是美味。

由于鲜货不易保存,早年间渔民们想出了另一种墨鱼的加工方式,就是剖杀新鲜墨鱼,除去墨囊和其他内脏,只保留墨鱼骨,再晒成墨鱼脯。如此一来,墨鱼不仅能长期存放,也便于长途携带。记得以前定居新加坡的堂亲,每次回来探亲,不仅顿顿都要吃熏墨鱼,回去前还不忘请家里人帮忙买些墨鱼脯当伴手礼,说要带回去分送朋友,让他们尝尝鲜。记得有一次,堂亲吃着熏墨鱼,还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诗:“闽南特产墨鱼香,熏制佳肴韵味长。尝后梦中念醉,乡情缕缕腹中藏。”足见他对这道家乡味的喜爱。

墨鱼浑身上下都是“宝”,我家里有一本1973年出版的《食物中药与便方》,当中就记述乌贼(墨鱼)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《素问》中已见其名,还在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被列入上品。或许是因为这样,闽南人常把这种海鲜当做补身养性的“良方”,比如家里人的肠胃不好,就会拿墨鱼骨烹煮药膳吃,借此调养身体。过去家中产妇坐月子,长辈也常用墨鱼脯炖汤,让产妇喝了能更快恢复元气。

如今去海边看见渔民晾晒的墨鱼脯,或是参加宴席时尝到一盘熏墨鱼,我都会想起堂亲回乡畅快吃熏墨鱼,带墨鱼脯远赴他乡的场景。墨鱼从海中“走”来,被一双双巧手烹成佳肴,也化作补身体的“良药”,它自带的那抹“墨香”混着海风的滋味,不仅藏着闽南人的饮食智慧,也裹着游子们对家乡味的深深眷恋。



古诗词里的“故地重游”

●此地曾居住,今来宛似归。
——唐·岑参《题平阳郡汾桥边柳树》

●今日重来白首,欲寻陈迹都迷。
——北宋·王安石《题西太一宫壁二首·其二》

●重过阊门万事非。同来何事不同归。
——宋·贺铸《鹧鸪天·重过阊门万事非》

●城南小陌又逢春,只见梅花不见人。
——南宋·陆游《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》

●同来望月人何处?风景依稀似去年。
——唐·赵嘏《江楼感旧》

●徘徊丘垄间,依依昔人居。井灶有遗处,桑竹残株存。
——东晋·陶渊明《归园田居·其四》

落羽杉

□王丹

近来几场降温,给城中不少树木的枝叶蒙上了一层冷色。不过落羽杉是例外,它们的叶片颜色仍是暖色,远观就像枝上燃着一簇簇火苗。

这个时候想要观赏落羽杉,我会去森林公园走走。沿着蜿蜒的石阶往前走,不多时,一棵棵落羽杉便闯入视线中,排列成方阵的它们,枝干峻拔,仿佛直抵云霄。随着气温下降,落羽杉树皮的颜色都变成深棕色,时而一阵风吹过,还把木香烘得更加浓郁。

落羽杉的叶片颜色都属于红色系,但层次很多,有浅红、绯红、酡红、橙红,还有棕红、焦红、绛红,片片叶子交错着,犹如打翻了画家的调色盘,将万千暖红揉碎在枝头,亮眼又热烈。走近抬眼看,枝叶间悬挂着一些小球果,它们随风左摇右晃,时而一颗掉落,还会带走几片落羽杉叶。拾起来一瞧,我才发现这些树叶的形状似羽毛,抛向空中被阳光映衬着,转瞬间投下一一道飞舞的光影,怪不得这种树叶有“落羽”的别称,想来或许就是“羽叶纷飞,落羽轻摇”之意。

被美景吸引而来的不止我,还有三三两两的游客。瞧,那位围着白色围巾的女孩,此时正抬头仰望着落羽杉,那画面

好似文艺电影里的一幕。树下还有几位少年在玩角色扮演,他们穿着武侠长衫,手持长剑道具,腿侧弓步,在镜头前喊着“我是人间逍遥客”,宛如闯荡江湖的大侠。不远处,一位带着孩子的家长在收集掉落的落羽杉叶,看她把叶子装进透明小袋,我猜是打算带回家做手工。小朋友只帮忙捡了几片树叶,便被脚边滚过的小小果球吸引了注意力,随即丢下树叶就追了过去,脆生生的笑声很快在树影里飘荡开。

不同于游人那得知西湖公园的桃花岛上也有落羽杉,上周末傍晚,我特地跑去一探究竟。那些临湖岸而长的落羽杉,的确别有一番风情,它们的叶片颜色同样有层次,只不过赤橙黄褐中还夹带着点点绿意,从远处看,宛如美人临水梳妆,举手投足间,尽显婀娜之韵。落日余晖洒落,十里红霞铺陈在天边,落羽杉又像是汲取了红霞的光波,将满树的叶片染得愈加明媚,仿佛也把湖水映得一片通红,甚是耀眼夺目。

我看着眼前的美景,忽然想到卢纶



写的那句诗“落羽羞言命,逢人强破颜”,还有李白笔下的“落羽辞金殿,孤鸣咤绣衣”。古人常用“落羽”意象来表达哀鸣,借此抒发怀才不遇的失意与漂泊之愁。然而冬日的落羽杉却有着不一样的姿态,它们的树叶红得坦荡,落得从容。不管是挺立在森林公园里与游人、飞鸟相伴,或是在西湖岸边映着湖水与晚霞,这些落羽杉都没有半分萧瑟,反倒把冬天的冷清驱散了些,也将寻常冬景衬得愈加鲜活动人。



众生

□骆明凤

篾匠是过去闽南乡下常见的匠人。刘师傅就是当时十里八村有名的篾匠,虽然不善言辞,但因为手艺精湛,待人和蔼可亲,乡亲们都喜欢找他帮忙制作、维修竹编器具。

刘篾匠擅长制作的竹器,不仅有农家人常用的菜篮、箩筐、筷子笼和鸡笼,还有不同款式的床具,比如竹条编织的凉席。夏天躺在铺着这种竹席的床上,身

体总能很快降温,将它卷起来还方便收纳,不会占用太多空间。我曾见过刘篾匠做竹席,他手里的刀子好似才挥舞几下,长长的竹子就裂开成数条,把竹条上的毛刺磨掉,就能获得一条条光滑圆润的竹篾。刘篾匠将竹篾条反复缠绕、折叠、编织,犹如魔术表演一般,一张竹席的雏形便出现了。最后他还要拿细篾收边,修剪毛边,一张冰凉光滑、纹路整齐的竹席才算彻底完工。

以前乡亲们家里的竹筐使用频率很高,不仅用它们装地瓜、花生,还拿来装土石或肥料。由于经常磕磕碰碰,竹筐不时就会出现大大小小的破洞,每次听说刘篾匠要来村里,大家都会赶紧将这些破损竹

筐拿去大埕上“排队”等待修补。心灵手巧的刘篾匠时常根据竹筐上的破洞大小,做不同样式的“补丁”,有时是在破洞上装饰一朵竹编花,有时是拿竹条编织一个月亮图案“镶”上去。补好的竹筐带出去很吸引眼球,乡亲还打趣说挑着重重的担子出去干活,低头瞧见竹筐上的“花朵”“月亮”,心情都会变得轻松许多。

记得有一次,小伙伴得到了一只竹编蚂蚱,上面还有一个按钮能控制它跳跃,十分有趣。我看着眼馋就将这个玩具借来玩,好奇心驱使下,我偷偷拆开上面的竹条,想竹编蚂蚱里藏了什么机关。谁知才拆开几条竹条,竹编蚂蚱就跟散架似的,变得一动不动,小伙伴发现后气得跟我大打出手。正巧那日刘篾匠在隔壁家帮忙修补竹筐,听到争吵声后跑过来拉架。之后问清情况,他从自己的工具箱里拿出一些废弃不用的竹篾,

将它们裁剪、拼接、穿线,没过多久,那只竹编蚂蚱又恢复了“活力”,一按开关,立马活蹦乱跳。“看,这不修好了,你们要好好爱护玩具,可不能再吵架。”担心我们又会因为玩具起冲突,刘篾匠便许诺说下次来村里,会给我们带更好玩的竹编玩具。听了这话,我和小伙伴也不闹了,都咧着嘴点头,心里还开始数着日子,盼着刘篾匠赶紧再来村里。

刘篾匠又一次来村里时,果然从随身的工具箱里掏出几个竹编的小玩意,有会蹦跳的竹编青蛙,也有小巧的竹蜻蜓,还有能发出哨音的竹鸟。见我们一大群孩子凑过来探头探脑,刘师傅笑着指挥大家排好队,然后挨个把小玩意分到我们手里。得到新玩具的我们都乐坏了,有的拧着竹青蛙让它跳,有的举着竹蜻蜓到处跑,一时间大埕上都是嬉笑声。

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,村里人常用的竹器也能从市场上买到,用坏了就添置新的,不再需要刘篾匠帮忙修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刘篾匠来村里的次数越来越少,他的身影也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中,最终留在了远去的时光里。



深深爱,轻轻放

□朱凌

今年女儿出国,我和先生一起去机场送行。我之前总觉得这孩子还没长大,可好似转眼间,她已经变成亭亭玉立的少女,现在又将离开家,独自出去闯荡。

办完值机手续,先生拉着女儿走到一边,他手拿着机票和证件,不停叮嘱着出行路上要注意的事项。但女儿觉得她父亲太啰唆,神情渐渐有点不耐烦,她敷衍地点头,随后岔开话题,开始跟她父亲斗起嘴,站在一旁的我对这个场景习以为常,还转头笑着对同行的好友说:“看见没,这马上就要分开了,两个人还像‘冤家’似的。”再看先生虽然被女儿抱怨着,脸上却没有丝毫气恼的神情,仍是笑眯眯地为女儿整理随身携带的背包。

好友问我,此次一别多久才能再见孩

子?我叹了口气说:“估计不会那么快回来,毕竟一来一回,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”这次供女儿出国也算倾尽家里所有,如果家里没有大事发生,这孩子只有等放长假时才会回国与我们相聚,也可能直到学成才会归来。

送到安检口,我朝女儿挥挥手,又交代了一句:“记得发信息报平安。”见她推着行李车去排队了,我便转身拉着好友往安检机大厅外走。好友不解地问:“怎么就走了?你应该抱一下孩子,之后想再抱,可得等好几年呢。”我闻言没回答,脚步虽停下来,但仍然背过身,没再回望一眼。直到听见先生说孩子进安检口了,我才转过身,目光追着那道熟悉的身影,直到再看不见了,才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。

后来,我跟好友坦言自己不想抱孩子,而是觉得抱了之后会更舍不得放手,也不愿给远行的孩子心里添负担。我想许多父母都是这样的,面对孩子的离开,心中总是万般不舍,可是孩子长大了,有属于自己的天地,这个时候作为父母一定要懂得放手,而且得学会轻轻地放。

以前孩子还小,我对“深深爱,轻轻放”这话没太多感触,直到这次送行才有了深刻体会。想起年少时去外地读书,父亲虽然每次都送我到车站,可我一进检票闸口,转头想再道别时,往往只能看见他们离去的背影。那时的我觉得父母狠心,怎么次次都是头也不回地离开,直到亲身经历了,我才终于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情。

送到安检口,我朝女儿挥挥手,又交代了一句:“记得发信息报平安。”见她推着行李车去排队了,我便转身拉着好友往安检机大厅外走。好友不解地问:“怎么就走了?你应该抱一下孩子,之后想再抱,可得等好几年呢。”我闻言没回答,脚步虽停下来,但仍然背过身,没再回望一眼。直到听见先生说孩子进安检口了,我才转过身,目光追着那道熟悉的身影,直到再看不见了,才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。

后来跟母亲聊起这事,她才说出了一

个“秘密”,那就是以前每次送我进站后,她和父亲都偷偷躲在远处等着,直到看屏幕上显示列车开走了,他们才会离开车站。母亲说没提起这事的原因,是怕他们忍不住唠叨,会耽误我赶路,还怕说多了影响我的心情。

原来许多父母对孩子的爱都是藏在默默的守候里,也藏在放手时的克制中,他们把牵挂揉进不声张的举动里,把不舍压在心底,只愿孩子能放心大胆地向前走。可是有多少孩子能够理解父母的苦心呢?就像我也是为人父母后,才明白了父母当年佯装轻松的送行,实则是用“轻轻放”的方式藏起深深的爱意,用“不回头”的背影掩盖不舍,只为让孩子能毫无顾虑地踏上属于自己的旅程。

